



09972

陶庵文集自監錄卷九

明黃淳耀著

小引

愚做古人遺意作自監錄每日所為夜必書之兼考念慮之純雜
語言之得失自辛未三月十一日始勿忘勿遺勿示他人司馬文
正公語晁補之曰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
者耳陳井巨中勸學文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
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宇文公諒雖暗室必正衣冠端
坐嘗挾手記一冊識其首曰晝有所為夜則書之其不可書則不
敢為天地鬼神實聞斯言愚置此冊實做古人遺意但古人喫緊
處在知其不可則不為若諱過不書或書而不改猶不書也四月

十九日又識

乾坤正氣集

卷四下百四十九

又云自監之名古有之今當以困學
紀為名曰夕觀此二字庶有所儆

晦庵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說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
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讀書人若無事用半日靜坐
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工夫既不專一慙愧刻責之念復安可少

昔有人靜坐三年出關卻呆了此象山所謂為善累心也諺云閒
時做得忙時用若忙時用不著何取於做

韓魏公論

人為善難在持久計日計月而為之者甚多也何燕泉有

言曰歲月如流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少而壯壯而老老必死

人豈不知而鮮克知惜人蓋有不及老而死者矣子有美酒何不

日鼓瑟究其死矣他人入室此非知自惜者陶侃言大禹惜寸陰

今人當惜分陰功名事業一繫於天道德文章則在乎已閒敬處



亦悠悠不得買鳥於驢背上思詩舉手作推敲勢大尹騎從之來
竟不見不覺朱子謂推敲二字關甚利害直恁用力所以後來詩
極精高吾人學是何等大事卻全悠悠不肯著緊用力反不如彼
做沒要緊事可謂倒置晦庵之所以策勵乎學者至矣

留竟日

楊忠襄爲友人誘至妓女家歸而流涕自責取衣冠毀之自守不
足者當以忠襄爲師昔賢每燕集值女樂未嘗流眄以拇拈搯中
指至明日指痕尚在吾輩自檢當如此

近日有一事長進處人有爭心者總不與之辯已所長不欲使人
知

謔毀二字近日頗覺消除然充類至盡此二字尚在只爲尚在所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九

二

以復發

昔賢別程先生數年問其得力曰止去得矜字爾先生喜曰可謂
善學我今亦逐節除去去得一節其餘便可漸減邵子始學於百
原堅苦刻勵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人知先生風流人
豪豈知其勤苦如此

龜山間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決不動聲色與之游者雖羣居
終日啾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

偶見俗人便有厭而逃之之意未曾主敬故也

此事如逆水撐篙行得一尺又退一尺行過的總不算又如快馬
收韉常若不及又如千仞峰頭下臨絕澗一失足便到底他人無
下手處

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病又云學力未能勝舊習正

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勝則無此疾矣右薛文清語二則讀之通身汗下此二則正指吾輩通病然必是薛公自經體貼出來

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二步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四步五步之外卽非敬矣處事皆然文清語

斯須照管不到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不戲謔亦存心養氣之一端

人當危險處疾病處戰陣處祭祀祈禱處則邪心有所攝而不萌若能常如此時何患學道無成

醉後省察未嘗無過甚矣酒之爲狂藥也

識欲沉氣欲銳力欲定膽欲決眼欲明口欲訥

乾坤正氣集

卷四四九

三

不愧屋漏大丈夫之事也吾身心之際可愧多矣過而不改是尙得以爲人乎書此自警

恥之於人大矣今人恥其甚不足恥者而甚宜恥者反以爲固然誠可憫痛人有至尊至貴在身而爲物欲所驅日逐煩惱匆忙所謂莫被他諱是也象山欲高著眼看破世人爲此紫峰語

蕩滌塵埃渙然出於萬物之外常想鳳凰翔於千仞氣象勿以小

小逆順爲喜怒勿以小小得失爲輕重勿以小小毀譽爲榮辱

萊峰曰初間得事來便手忙腳亂到後來亦只如此何須忙得

自家所行者正毀譽得失那裏管許多王西室當言卽言當行卽行更不顧忌利與害然尋他不是處又沒有喫緊在此句若不知顧忌而行則爲介甫

之執拘矣其害尤大

夜來思量了許多明日一些也無用可笑此是妄想底公案

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大忘乎對曰有曰敢問大忘如何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正說著吾輩庸人

隨來卽應隨過卽掃應前不動些子掃後不留些子

鄧文潔云逐日查已過我輩宜逐刻查已過一刻不查不啻去而萬里

日月過往只思一日易過便知百年猶是

事應接物時念頭多爲所動非欲人敬我愛我耶列子以舍者爭席爲進境蓋多一分周旋卽減一分天機也昔人莫安排二字可味

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

有韓語余有時流曾會余者極相譏切乃至以爲極惡初閱之殊

復介介噫此等妄人雖善詆訾人亦何異蟋蟀之鳴蒼蠅之聲耶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九

四

子胸中以此介介要是俗念未忘須蕩滌剷除勿使毫毛宿留於庭宇則善矣

金貴百鍊唯人亦然若不向開動處打過一番只是兀兀堆堆閉關面壁縱饒閉之又閉面之又面一經開動便已納了敗缺也爲他不會實歷故

子有懶處俗事怕見俗人之病蓋自揣志强才弱事事對付不過因思效法古人善藏若愚者欲待他日身處事任猛力做得一二事不枉此生今知此念非也先儒教人變化氣質未有不以勇猛精進爲主者應事接物雖微小亦不肯放過故云在人情物理事勢上做些工夫若撇卻目前妄圖異日便知異日有做不得處蓋一有厭事心心已爲事累矣吾向嘗論呂端云小事糲糊大事不糲糊畢竟是中人勾當真正英雄小事亦不糲糊丈夫處事當如

獅子捉兔須用全力不然是苟且非善藏也

學古人要學第一等古人雖力不能至不敢不勉

高明之士易悟難修初學一有悟入當如嬰兒得珠珍重保守若
僂得僂失如夜光明月在手中空過一番有何交涉

做功夫到微密處著力不得開口不得

洪景盧曰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見紛華盛
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遭橫逆
機穽當如醉人之受辱罵

在我者有愧焉不可以人之譽我而輒喜也在我者無愧焉不可
以人之毀我而輒懼也

獨立不懼是何等氣概

濁世之善者難於古人間閭之善者難於士大夫

乾坤正氣集

卷四四九

五

不學無義惟機械變詐之是務雖名爲士大夫一市井小人耳何
足道哉

徐仲車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
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
有也

澡身虛心曰齋戒深居靜室曰安處收心復性曰存想遺形忘我
曰坐忘此攝生之大略也

在雲間聞吾邑歲試案已發而家報未來名次或恐不前今向此
處把住念頭莫待臨時又生膠擾

只將喜怒哀樂愛惡欲七字微細分別便見通身病痛我兩日不
熱而煩不寒而慄或爲試事或爲疾病或爲思家刻刻流轉累心
之至乃至累身可以悟矣

儉化謂我不耐煩良信耐煩二字余聖藥也

養生之理與學道亦不相背

盛德者物不能擾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
臨生死而色不變疾痛慘切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

夕之故也

二程語錄宜體認學道
若不至此便不成丈夫

一月來以患瘍故學力俱退向所得力處皆成說話矣豈非以疾
痛慘切而動其心者乎推此言之一事做不得一處去不得矣可
爲猛醒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自正

心氣定便和無疾

宋史稱橫渠先生居南山時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
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始須臾

乾坤正氣集

卷四四十九

忘也

吾性易怒易憂最宜戒

復之三曰頰復厲巽之三曰頰巽吝執持不固之弊如此尹和靖
受業伊川門下欲不復應舉伊川謂子有母在未可如此和靖歸
白其母云云伊川然後許之朱子在漳州日一士人自泉來謁自
言心厭舉業欲從問學朱子以其非父母命令歸得請再來始無
所礙夫問學美事然旣妨祿仕亦必出於親命乃可自遂不然不
得乎親非所以爲學也

餘冬錄

元劉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容乃吾
志也

勝國王紹文處士臨終書示其子孫語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雖

獨力亦當自爲害人之事於戲諺中一念不可妄發

宋胡宿每語後進富貴貧賤莫不有命當修身俟時毋爲造物者所唾

上蔡語錄命雖淺近也要信得真將來做田地就上固下工夫萬事眞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生平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問之對曰他安能陶鑄得我自有命在若信不眞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也張忠定云只一箇信五年方做得成此事誰不當念之周氏紀言記章鄧山自言少年多病後因念聖賢教人理性情遂於喜怒上調停自此一向無病余多病當以此自治此事本自己事切勿使人知滋味便減了

黃昏時須靜坐乃睡明日方有精神若一日勞役至晚乘困倦便睡明日精神殊減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七

吳康齋詩云由來氣質已偏枯俗染彌深愈失初於此不加磨戰勇卻從何處著工夫

楊慈湖云爲物所逆而動心此怨天也

凡事到前且教胸中泰然急亦無用

細思驚憂二字總沒用處蓋事之小者既不足用吾驚憂若至生死窮通則又有命矣山谷曰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浩然可復有不足之歎耶

萊峰先生記言子喜誦之以其平易切實於我輩中人以下者尤相近燈下錄數則以當座右銘謀身無萬全之策不如委命之爲安處世無百中之慮不如任理之爲適若能事事信得命過省多少煩惱○已見吾師錄一

則不復載

夫子溫良恭儉讓五字都要想見其氣象謝安迎桓溫時氣象常

要想劉寬下車還牛氣象當要想想之者所以變化氣質也不然想也沒用

王龍溪去官之日僚友餞送意氣自如若加一分意氣便不自如矣 心本是活物怎教他定得今人流放於物欲此是樞都不在 白子裏若要拿定此心則是樞都死煞了須是終日開闔而不出 白子方是此龍溪語余春來在有爲上用功乃至欲遏捺之使一 念不起遂成心疾不惟臨事不得力反受其累觀此語不覺泮然 渙然龍溪之學今人病其近禪要之未可輕訾也

妄語如因人以宛轉其語便是小人之態只看朱子與人書不肯 少有依違便是其心之忠信也依違之病余最恥之然亦時不能 免觀此可戒

操練軍士正爲殺賊遇賊放過操練何用平時講究道理一遇境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九

八

界便卽隨波逐流何益之有念此可痛

慈湖遺書云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閒靜臨事而無事 尅日成功如箭筈離絃直造棚的此立志樣子也耐心持久如磨 杵作針不計歲月此用功樣子也

勞生以狗物不亦愚乎遺物以偷生不亦鄙乎愚則吾不知鄙則 不免矣

多思預算決定無益聖人所謂思患預防蓋是指人事可盡者耳

張文定

邦奇

觀頤錄序曰夫人情於既往之愆孰能無懼懼而復

忘之與不知懼者等耳今日之懼吾又懼其復爲前日也於戲以 吾方懼之心又懼夫懼之或失也朽索之馭六馬不足以喻乃敢 放焉而自肆者何哉昭事錄序曰子年二十四五官翰林時則有 觀頤錄每夕紀過以觀所頤厥後侍養家食窘迫拂抑時櫻於中

而鄉居僻絕之朋友之助深用自懼每日晨興焚香拜天取易書詩要語乾元亨利貞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保之云云者對天嘿誦數過蓋以天與此心爲類師也云云前輩實能畏天省過如此予數月以來無毫髮之益心過日積口過日增歲月之已去者如火銷膏而不知也精力之已耗者如積水竭於蟻漏而不覺也於乎困而不學者余之謂夫

張公鄞縣人嘉靖間爲兵部尙

卒書

張文定與人書又云外不能不與衆周旋而中竊厚自植立恐恐然惟懼有愧於平日之所誦讀蓋亦已艱矣

文定公又與人書云君子素位而行當跪而跪當拜而拜苟中乎禮卽與饑食渴飲者何異

文定中庸傳曰體天之道必法天之強或曰何如其能強也曰勗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九

九

何如其能勗也曰思曰矣思曰思帝命之不易其不容不力矣今夫儕我者之命我也且猶肅然以承之况上帝之命乎人之命入吾耳感吾心而已也而猶惕然念之而况帝命之根吾心而不拔引翼吾前而不少息乎且大化之往也無窮來也無止往吾弗及而來將不吾復茲吾於萬古內一受命也而可無勗乎

節三十
三字

昔張天祺自約自上牀後不得思量雜事趙州參禪自云此心於二六時中惟粥飯兩時爲雜用汝今只簡點此心一日不雜者有幾不患念起只患覺遲此至言也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爲虎故帖耳妥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爲虎而畏之則必爲所噬

正學
矣語

勿以無益害有益

日月易逝陶士行所謂分陰可惜非欺我也在吾輩雖秉燭以繼日猶嫌其速而况堪以誑浪嘯傲荒其日力乎

病中思昔人語云曾於病中會得移心法蓋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靜之自愈也

予生平躁而多怒每痛戒之嘗觀陶淵明買僕遺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宜善遇之文中子曰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故所畜長鬚赤脚未嘗遽以疾言厲色加之至過從友朋之家讀書夜分蒼頭侍側則必先命之寢而後安今歲有韓兄不鄙而招我愛我至甚少陵所謂憐君如弟兄不啻過矣季秋之廿一日受風作疾寒熱並作劇於冰炭幸仲舍兄服之藥之而廿三日汗猶未發伏枕自念古人於病中得移心法慎之靜之自愈此時藥力已行而心固不亂也廿四日疾少間廿五日能履地矣兩日偶有所需館使不能時應至午後予遂大怒而疾言厲色者稍稍露矣夫子於無病之時館使嘗聚談謳吟乎其間而予不之怒予至是而怒耶予之怒非所以衛生而養德也寫至此遠有韓出相問因告之故遂不及書竟而止此出一時之忿蓋亦因病而躁與庸人無異

今夕病中自省能臨事無將迎否事過無沾戀否能喜怒哀樂得其平否能口無雌黃否能重內輕外否能刻刻內顧主人翁否凡此皆耀所知之而不能力行者也數日來已被疾病勘破因思八月廿三日午後大病時却能置生死度外一心不亂略愈便起雜念打算世情籌量身事細思之畢竟何益若能把持心境常如廿三日午後病當自愈矣

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已身方見古人用心處欲進道須謝外慕乃得全功節十讀書先令心不馳走則言下理會少年志氣方強

時能如此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 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
振然後所見經傳知其指趣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
譽愛憎動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
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飄搖古人特立
獨行者用此道耳忠信孝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
衡當久而能安之若但繡其鞶輓安能美七尺之軀哉 學問以
自見其性爲難誠能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
尊羹食則形於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鐘鼓爲之說故
見已者無遠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工拙君子有所不暇

學問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三月聚糧可至千里但
勿欲速成耳 通知古今在勤讀詩書文章宏麗在筆墨追古至
於夜行之行之不見之美極須留意略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九

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
不稱事而增論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者遊好友
其所教試反已而思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數十年先生
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讀郭林宗傳觀茅
季偉田仲乙安用文章也 致遠者不可以無資又當知所向聞
其道理之曲折然後必致而無悔鉤深而索隱温故而知新此治
經之術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別支離以趨簡易此
觀書之術所以使人知道理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
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
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是謂尊其所
聞在父母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是
謂行其所知若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已若者處求賢於俗人

學者之通病無此四病則善矣 好學之士常病人我最難調伏能日三省此事去道不遠矣古人治水九年於外三過門而不入然而不矜不伐則於世間知書能文亦不足驕人矣 某人文學當大成但願極意於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受采不用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治經欲鉤其深觀史欲馳會其事理皆須精熟涉獵士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此古人讀書法也 右黃文節公刀筆數則喜其論文行皆切學人膏盲病中錄之無一字不當佩服心氣不定常如猿猴相似一物來攪便諸念紛起畢竟作何把握能把握得的又只在眼前如何偏主張不得要知只是工夫間斷所謂一暴十寒也到近日則十寒無一暴矣

先儒云要如爲九層之臺須大著腳始得念之念之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九

主

多觀古人法言亦只是說話全不濟事只如近日所看古人語錄不少摘其一言一句行得徹底亦儘可無愧爲人若旋錄旋忘則是枉卻一番功夫也

汝今也莫將精神浪費也莫汲汲皇皇今日讀一書明日要用今日做一事明日要成但該做的事該讀的書只恁做去讀去我友龔儉化說我不耐煩此病誠有之不耐煩生於欲速欲速甚害事我自知而自不能改可愧也歲月易逝勿作閒事消費工夫眼前朋友疎也得密也得毀也得譽也得諸小試前也得後也得只逐日做正經功夫每夕查一日過失無負學道初念

節五十一字

向嘗見讀書善養氣語未深見其妙今乃知養氣二字是讀書第一要領我今必須擺脫萬慮使此心清清空常如十五歲以前時自然清明來昔人云韓子因學文而見道良不誣也我向來看

得語錄太多障蔽聰明總是沒幹聖賢一句二句用之不盡何須許多然不讀書時又防此心茅塞山谷所謂對鏡則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者故知書本上義理時時澆灌不爲無益但莫作說話過去須如象山每事要討著落耳

前過山積思之但益愧悔愧悔何用只求將來莫如既往耳每日兀兀地早起轉眼一日已過可爲畏懼可爲畏懼過字要認明白不是行一過當事說一過當話纔謂之過凡應事接物時存一將迎心留滯心籌算心此心便生種種葛藤雜暗而不光明矣心既雜暗處事便不得當諸惡連類而起矣所謂學人當從本源處用力若末流上縱然補救得一二事畢竟病根尚在他日復發論語所謂克伐怨欲不行焉是也然吾輩初機學人滲漏亦非一處故動時尤須檢點先輩云吾輩試自念與人接幾句閒話而將迎之就坤正氣集

意纏擾不已其去不學者幾何細思此種將迎起於何處須與掃除一空坦然豁然則動靜如一而學問有入手處矣若靜時惺惺一動便覺忙亂濟得甚事

先輩云要人感悅怕人恠此私心也今試從應事接物時靜察之若此念先滌不盡如何便要學道

文潞公富貴福壽古今無比致仕歸洛年已八十神宗見其康強問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卽止神宗以爲名言

人簡默最好子每對平日狎習之友輒信口溢發往往及人短長大不可也前夕女揚先生酒問語余云人有無心之言而受之者大不能堪予嘗見毀於一達者今終身皆受其累子聞之悚然噫吾輩雖黃雖不足爲重輕要之亦是殺機未盡當思以身受毀此

中斷未釋然則人之受毀亦猶是也嘗憶一書載一先正語云我看天下無一個不好底人此等胸次直是大不可言

與人談論若意有不可卽當說出其人未必不以我爲是也如度
其人意不可回我力不能救正亦當付之默然莊子所謂正容以
悟之亦一道也切不可隨順其人以求感悅蓋其人意見已差又
得一助自此再無挽回矣韓魏公與歐陽公同在政府知歐公不
喜文中子又以繫辭爲非孔子書每會未嘗語及此爲可法

紫柏云凡天下賢愚交遊淺深人情反復傷心動念皆不可私定
臧否蓋大家處在無明窟中豈無差謬至言哉常念此言喜憎毀
譽何自而起

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唐子西語可味陶石簣
誌王性海墓載其語云直心易深心難有功之功易無功之功難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九 十四

此進一步語也彼所謂易者吾尙以爲難况其難者乎

人能暴吾過者吾師也人能是非吾言者教我者也切不可當面
錯過反生嗔念

怕聞俗言怕處俗事怕見俗人皆大病也脫灑人何入不得

閒人少見閒話少說自是寡過法門

古人不可輕議先輩不可輕詆

心逐物移便不中節卽怒時驗之可見

怕人非笑則好事不敢爲要人感悅則不好事不敢不爲推之一
言一動亦然

人之處世如舟行江湖中如余所處蓋無風未能行耳尙未遇惡
風逆浪檣傾楫摧時也無風時易悶惡風時易怕欲他日不怕且

學今日不悶

勿與庸人謀事勿與俗人共事

吾自察悠悠忽忽畏難而不能持久懦莫甚焉昔人絃章之佩吾其從茲乎書以自警

清虛則明雜擾則暗心體只是如此朱子大學註以虛靈不昧訓明德確不可移

朱子大學序云俗儒說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數語道得破說得盡

聖賢論學知行二者必不相離離之不可以爲學近世王伯安拈出良知教人蓋以知透處行卽在內不知行不到者知亦不到大學之格致卽中庸之德性問學論語之學思也今以爲格去之格其謬甚矣今有人端居戶庭偶披圖籍見輿地之廣大道里之曲折歷歷在目遂毅然與人言之以爲周行四方者莫我若也然欲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九

十五

其出門遠適則東西不辨矣若實曾徧歷者身到之處自然知得鑿鑿他日再往自不待問人矣近世有學者閉關三年出關時却成呆人滿腹見解畢竟何益愚於良知之說未嘗實見得是斷不敢左象山而右晦翁也

聞剝啄聲惡之見雜人厭之心之易動如此

管幼安自訟曰一朝科頭三晨晏起蘇明允譏王介甫曰蓬首垢面而談詩書余於古人長處無一得而短處恒類之可爲深戒

雜念營營不能當下掃卻此非孟氏之所謂茅塞者耶欲身心輕安難矣

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嘿榮譽弗喜辱毀弗戚此王荆公題元長老像也浮屠人乃能如此吾輩讀聖賢書於榮辱得失尙未能擺脫何以學道

脫灑二字甚龌然學道須從是入

周萊峰問林與川少時多病長而反壯用何道而能然與川云只是行其所無事節飲食寡嗜慾而已此外更有一法古人有語云紅杏難禁兩青松耐歲寒老遲因性慢無病爲心寬寡嗜慾是節飲食之本若食少心煩伐命必矣余昔與友人言志余云欲作一好縣令以及民最便也友人云汝性不耐煩做不得余悚然服之大抵不耐煩始於欲速欲速則不達不達則愈不耐煩矣今早閱周氏紀言有云耐煩二字千古秘方然須辨認引子清切方驗引子者看自己一生立定主意如何如主意在卿相此方便是三斗醋三斗薑是已主意在仙佛此方便是調火候降火性是已主意在聖賢此方便是不遷不貳勿助勿忘不厭不倦是已奇方易得真引難求辨之不精鄧綰甘笑罵師德謁相門益重其病耳

乾坤正氣集

卷四四十九

十六

洪皓在冷山有詩云一夕之飢不可忍蘇武當時十九年學者遇不堪事當以古人極不堪事自想

山谷題跋多名言可誦略摘三則皆可終身誦之書贈韓秀才曰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理義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書與洪龜父曰龜父筆力可扛鼎他日不無文章垂世須要盡心於克已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書與姪榘曰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事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

節十
二字

心與事原不相離學者未能卽事明心所以靜時不失動時便失了程朱格物盡之矣陸象山亦云近日於人情物理事勢上做些功夫

靜時最要養未曾養者多不中節

遇貴勢則致敬遇貧賤則否遇名人則謹言遇庸眾則否遇強悍則怵懼遇巽輒則否遇得意則發舒遇困窮則否此等皆小人俗人之態又有一等以貧賤驕富貴以後進藐先輩以血氣禦侵侮以激昂處窮愁亦皆不學之過只每事平心何等好

子魚翁謂余病當由心鬱昔人謂治病先治心讀書作文只宜隨力待時此余要藥也治心之一說余嘗以之勸人亦嘗怪聞初上人臨病不能治心以致不壽今身病乃自不能排遣故是根器下劣可不猛省

臨事錯悞處甚多歡喜處恨怒處忙亂處皆宜三思

東坡云徐徐而爲之十年之後何事不立

貪饕損福兼非攝生之道戒之

細思此事直須動靜交攝然非宴居獨處爲靜應事接物爲動切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九

七

莫分作兩擬

陳仲醇曰丈夫處世談笑言論當防識者在傍至言哉吾嘗衆中察人有以言色悅人者未嘗不心鄙之切勿自蹈此失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真能言之鸚鵡也吾今於此二字正未得破切莫嘵嘵多言

是夕忽然不樂蓋心受外境搖撼故憶子魚翁向余言治心之說甚愧不能盡尤愧聞此言時作平常義觀

唐子雅以偶立人簷下被毆蓋其人新娶妾慮有窺伺也子雅有佻達名此事無有諒之者瓜田李下古人言真不可忽

時子求述其邑風氣刻薄且席間談鋒甚器乃知多言固是厭事晉人云豈有名士終日妄語向見朱修能飲次嘿然不言爲之自

失喧嗽中少一語是少一過也

既要做好人安得世法圓融又安得世俗人皆愛吾吾求無愧屋漏而已

前數日連赴友人招久病初愈嗜酒顛狂既味尊生又乖養德應是讀頤卦未熟耳

世味中割捨得淨纔好脫灑多思多憂皆緣未曾割捨若浸尋不出終是俗人而已

人事往來於吾心膠膠擾擾終不能靜似此兩日雖詩書亦無處浸灌也可歎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

二十日來不加檢點衮衮應酬甚非靜養之道信乎此事一失便不可挽

聞人談惡事不加阻遏復從諛使談便如自談一般

乾坤正氣集

卷四四九

六

人有失宜諱之雖過端彰露若無與名教便當優容昨飲中談一友過事此大罪也

簡言工夫難做言動相連多動便不能少言

閑事少思閒言少說閒人少接閒地少去閒書少看閒文少作若能如此雖終閒也好

散亂昏沉四字總不易脫離此卽就彼二十日內多受散亂之病爽口味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反爲殃豈獨事哉快心說話不可容易說出

信得命過也好比來與大人體勘得命字甚明直是不可力爭

董子曰積善在身如長日益加而人不知也此言最爲有理吾自察向來矜矜把持之日過惡終少近日放弛便覺輕言妄動不可

枚舉

日日查已過刻刻查已過

自念平生病痛苦於輕言苦於貪味苦於忿懣無含宏之度苦於懦弱無剛特之操反觀內省何曾脫得小人氣味而今學問更何所求倘能改去此病何樂如之雖死無憾此萊峰先生自儆語也近裏著已眞實學問人苦心如此余尤喜其一字一句可作不肖箴砭故書而誦之

灌而溉之勿使其蕭索也芟而薙之勿使其蕪穢也山谷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面目可憎語言無味

羅近溪曰悉滌塵埃晶光天日大丈夫胸次如此

昨酒中露一刻薄語醉後起一邪慾念甚悔甚悔邪念一起輾轉相附而生甚是可畏昔人所謂蔓難圖也

凡事口說便不妙自己做工夫雖生平極密之友極親之人總與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九

九

他說不得
心清則神清神清則氣清

凡事只畏精誠二字精誠而不能立事者未之有也方士說內養總是襲取工夫蓋彼所知者無暴其氣而不知持其志也氣一則動志若養到純熟自然有些效驗但臨事用不著一經撓亂便失之耳

余遇事不能做徹此是大病

余受氣本薄而復以多思敗其氣可爲悚惕蘇子云安心是藥更無方

人我心得失心毀譽心寵辱心輕輕放下

造物安排已定畢竟人算計不得也然須要盡我之事我事未盡如何怨得造物曾見大豐之歲農夫有不耕而獲者否

剛者陽德也出世入世皆不可無然聖人皆是體剛而用柔故曰
天德不爲首
士遇利害窮達若碌碌如衆人便不必讀書

陶庵文集卷九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涇縣潘錫恩校

三

陶庵自監錄卷十

明黃淳耀著

涇縣潘錫恩校

雲棲蓮池大師記岳忠武降筆事有士人扶乩請仙忠武至或問之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王當日何以不矯命破金而後歸神以乩振几二下曰君輩真白面書生耳吾不奉君命將士誰奉吾命乎今夕偶讀史至李懷光養子事有感懷光與逆臣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告之懷光責演芬曰吾以爾爲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旣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此言足以証忠武之言不謬矣忠孝一理也不忠之人爲子者叛之微獨養子而已李瓘懷光眞子也懷光欲反瓘密言於上懷光敗瓘亦自殺夫以瓘之賢而不能全其孝於叛君之父何有於將士乎卽忠武矯命伐金雪不共戴天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一

一

之恥萬萬不可與懷光同日而語然揀其軍威以抗君命尙得謂臣節乎忠武慷慨通大義平日在軍中必無日不以忠孝勵其下君召不奉詔亦何以示下哉五百年來說者紛紛非忠武自言之誰有見及此者文山云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忠武之靈固赫赫在人世也

朱子稱周子爲政精密嚴恕此四字足盡政要精密嚴所以行其恕也

未忙先做事至卻閑

所謂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者聞外之事不從中制也如穰苴之斬莊賈亞夫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按轡徐行是也若夫將之生殺進退則制於君矣苟將之生殺進退不制於君是無君也嗚乎

宋岳侯元脫脫知大義也夫

韓魏公遇事劄定脚做張太岳與人書云二十年前有一宏願願以其身爲薦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二公是何等骨力吾嘗謂太岳之才似魏公但彼元氣多此霸氣多耳學行之高不如王荆公但荆公執著爲人所欺太岳卻欺他不得大抵任天下事識以主之膽以輔之強力以濟之缺一不可也我朝方正學是何等骨力何等學術眞聖人之徒也惜應變之才是其所少使其處平世遇中材以上之君定有可觀建文時如何濟事因思程正叔朱元晦處建文時不過如方正學耳

友人談趙元錫被逮事云吾兩日多憂今思做秀才勝做御史不憂矣余爲一笑噫御史美官也一被逮而人遂不願爲之榮辱倚伏甯有定耶等而上之李斯相也而至不得牽東門之犬陸機將也而至不得開華亭之鶴將相之爲禍如此世人知將相之禍而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五

二

不知遠禍於不爲將相先可謂愚之益愚矣

朱子曰學者視天下事以爲己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徹車贏馬亦爲人耳

楊椒山年十一歲卽能代兄收糧收納記算卯酉點查俱不錯誤我輩獨是何許人

苻堅之來其勢決不可當矣而孰知勝負不可料乎所以謝太傅任之爲高院判之至其禍決不可逃矣而孰知倚仗不可必乎所以劉元城安之爲得

古人膽力眞是可畏如覆楚復楚椎秦等事何等堅猛沉摯子胥卮胥事皆卽成于房事不成而佐漢亡秦則亦終成以三子觀之荆卿不足道矣

能爲流俗人所不敢爲能不爲流俗人所不敢不爲纔是豪傑所謂豪傑者見得定後猛力做去更不顧人是非毀譽韓魏公是也然須看是非我者爲何等人王介甫不分賢愚一以爲流俗所以謂之執拗

日間無所用心之時太多則不當用而用者有矣今卻立定課程早起看時義數篇粥後看時義經義十數篇飯後看史記十葉文論二十葉餘功臨舊帖一紙或靜坐凡事間斷總不好

記誦欲精不欲博此向日誤用工夫今猶不能驅好博之病

李習之曰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如山有岱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濟有濟淮江河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乾坤正氣集卷四百五

三

直淺深不必均也論文有至理

山谷與李仲幾帖云諸經史何者最熟學者喜博而常患不精汎濫百家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朱子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誨門人曰讀書理會一件便須精此一件此件看得精其他文字亦易看山谷讀書法甚好又曰人做功課若不專一此心先散漫何由看得道理出須是看此一書只在此一書讀此一章更不看後章讀此一句更不看後句此一字理會未得更

不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了可成

一循序二無欲速

或問學書之法對曰今人非不欲字好只是潦草處多吾生平雖作小東亦不苟且程子謂卽此是學

王荆石先生與林秀才書曰射策取名一稟於氣氣者受於冥冥不可爲也不可言也然機在得失之際足下試揣之胸中能老至不憂否能人不知不悔否能獨絃哀歌不落莫否有一於此皆足折傷壯夫之氣故思將抽而若斷辭欲前而且卻不得不出於脂韋軟熟以幸無敗而不知騏驥之敝策不如羸駕之得路也荆石此言眞文章家妙訣不獨爲制舉業而已

春前看二程書發學道之志遂將舉業看得輕了不知父母之心如何望汝汝卻悠悠如此卽此一念便不可以學道

張文定公幼時讀書限定課程惟節日稍寬以息其力今我亦限定做去早起看周易一卦隨筆錄主意看經文選四書文文限閱五十篇看史記蘇文三六九作文兩篇此今歲課程來歲尙欲精密憶謝象三謂三六九作文必宜三題兩篇亦不濟事向來所以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

四

不熟者只坐少作之故爾今當次第益之限定不完者罰抄時文十五首勤則不匱呂東萊曰今人讀書全不作用看且如人二十一年讀聖賢書及一旦遇事與閭巷人無異或有一聞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其語過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用看故也此言切中末學之病可謂深錐痛劄矣余嘗謂今人於六經四子之書童而習之究其所用則止以應科第而已而於釋氏書則傳之曰內典嗚乎六經四子外典云乎哉

經學之不明自不務實始也近見人有舉於鄉者聞座主澹泊甯靜語刻以遺人予爲之一歎彼平日所讀何書豈無一句可行者必至是而始聞此語耶東萊所謂讀書不作用看者益深有感於俗學之弊矣

朱子曰這一件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二件第一件理會未得又理

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

先儒論格物義云一事上窮盡他可類推此貫通覺悟之機也吾謂讀書法亦然

又云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如左腳進得一步右腳又進一步右腳進得一步左腳又進接續不已自然貫通

顏之推家訓云吾七歲時誦魯靈光殿賦至於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年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某四歲誦周興嗣千字文今猶記憶十歲以往爲俗學所困經史大意皆未通曉今欲稍從學問而轉眼便成三十許人矣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追誦顏公之言以爲歎息

方正學曰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

五

辭謝而已又云自少惟嗜讀書年十餘歲輒日坐一室不出門當理趣會心神融意暢雖戶外鐘鼓鳴而風雨作不復覺也又云習靜既久不能效時俗往復語言文飾之事不復能爲肩羔膝卑聲詭笑曲身俯首稱誦人美而求其喜悅居則直情任意簡默而已此三則語深得習靜讀書之趣吾與人交既疏節不能委蛇或目爲傲而語言任拙又多脫失眼前諸人又鮮與吾同志尙者規過矻疾旣無其人而時俗之文又不足多論論亦不解祇應閉戶讀書耳覽方先生語歎息久之讀書至鐘鼓風雨不復覺始爲得趣余自覺心雜所以向來少益葉熙時讀書雖呼之不覺其精專亦不可及

讀書作文旣無果銳精強之力又無優游漸漬之功所以日就荒

落

今日偶取舊日時藝觀之大抵氣多不貫意多深棘詞多冗長此吾向來病也疏通以養氣條達以命意鮮榮以措詞此吾今日治病之藥也

用心於帖括誠可謂作無益之事耗有涯之生然今日進退無據勢不得不濡首於此且莫當作閒事莫看作難事吾少時爲文頗不至底滯惜此時師友不得力年馳歲流加以人事牽率今遂忽忽無所成就念之可懼自今以往宜刻刻儆醒勿嬉戲過日

爲文於未握筆先橫一畏難之念於胸中困苦堙鬱精采氣勢皆消鏤矣安得有文曩日婁子柔先生謂予曰子文太精緻不如放縱爲之使氣昌詞流則必勝矣此余良藥也

高山無窮太華削成鸞鳳一鳴蜩蟬革音涵古茹今無有端倪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栗密筠眇章安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長江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

六

秋注千里一道翫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平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此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稱誦昌黎之文也握筆時當作此想不可自安凡陋

爲文固不可以易心掉之若凝斂太過則嚙噬而乏氣象文章小道耳然以氣爲主氣弱者雖爲之不至也試看古人擺落萬物高蹈獨往文章安得不妙

張文潛曰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之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颭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

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世俗之學雖鄙陋可厭然今日既未能決去便須於此汨沒沉浸一番庶幾有自拔之日若只如此悠悠過去恐進退失據徒自苦也

韓子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言氣得所養則律度自我出文斯妙矣柳子亦曰文以氣爲主

文字從肺腑中流出自然峻拔不羣

老泉與歐陽子書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灑流轉魚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一

七

自畏避不敢逼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評三子皆精當讀之亦得文訣

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於口而書於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

蘇伯衡
論文

子歸見友人作時藝有刻意趨時者句摹字放讀之厭憎蓋爲其義理不明掩題便不知何物也噫士君子有義有命時藝小道勿使至背時可矣何至效顰學步如此充此一念何所不至

杜牧之序兵法謂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圍直繫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丸不出盤也蘇子瞻論文如萬斛泉原不擇地

皆可出於平地滔滔汨汨一日千里及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二公所論事不同而比擬之意甚似知用兵之法則知行文之法矣吾人拘拘爲時俗之文觸地窒碍如著敗絮行荆棘中其故安在當思之

燈下閱東野集中有讀張碧集詩曰天寶太白歿六義已消歇大哉國風本喪而王澤竭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缺下筆證興亡陳詞備風骨碧詩固皎皎者耶今其集未見行世當時苦心吟諷安在不同烏獸好音之過耳也因思唐人能詩而不傳者甚多昔人以德言功爲三不朽夫言固有因其人而不朽者矣言何足以不朽其人哉昔宋末王氏遭虜嚙指題詩清風嶺投嶺下死後每遇陰雨則血書瀆起後人立祠嶺下李孝尤爲文泰不華書之今其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辛

八

詩傳矣然回王氏傳之也若夫張睢陽之聞笛一篇文宋瑞之正氣諸首今皆炳炳在人耳目然使二公無詩其人不傳耶傳不傳何足深論吾悲夫蹋壁苦吟之士其意本欲有聞於後而名湮沒不彰者比比也士固有志奈何以小道自處耶

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昔有人徵上句於予余未有以應也偶思此句不過言空水如一耳從來作者卻無如此虛妙覺映地爲天色遠不逮矣

謝康樂池塘生春草得之夢中評詩者或以爲尋常或以爲淡妙皆就句中求之耳單拈此句亦何淡妙之有此句之根在四句之前其云臥疴對空林衾枕昧節候乃其根也塞開暫窺臨下歷言所見之景而至於池塘草生則臥疴前所未見者其時流節換可矣此等處皆淺淺易曉然其妙在章而不在句不識讀詩者何

以必就句中求之也

昔人謂韓退之因學文而見道余謂學詩亦何不可以見道古聖人之論詩曰詩言志又曰詩無邪此萬世言詩者之根本準則也詩人各言其志而一本於仁義忠孝和平淡泊之旨則無論世代之升降體裁之奇正而均之乎追古之作也彼規摹聲調寸步不失如優孟之學叔敖而自命曰古既非言志之義乃若蔑棄規矩一憑胸意其流至於爲險爲恠爲誕爲纖爲鑿爲俚又安所稱無邪也善夫元次山之論詩曰拘限聲病喜尙形似且以流易爲詞不知喪於雅正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今方正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近之爲詩者承李何七子之弊或變而之郊島或變而之宋元險怪誕纖無所不至而竟陵二子起而矯之學之者復將至於爲鑿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

九

爲俚蓋其所斤斤自得者不離乎句字之間昔人之所謂激而求奇者非真奇也嗚呼力矯時習一歸雅正如唐之沈千運孟雲卿其人者已不可得况進而之李杜耶又况進而爲漢魏三百篇耶讀唐詩至賞心處欣然忘食乃知此道最易沒溺人近鍾伯敬云平生精力什九盡於詩歸一書此僅賢於飽食終日者耳作詩文摹畫兒女情態爲後生狂藥其罪不細吾今生戒之陶石簣云世間惟道德朋友是眞餘悉僞

未嘗讀程朱諸先生書與讀而不能精究者其輕毀謾詆固無足恠

朱子四書集註中未嘗無病要之後學不可輕議今人讀李杜韓歐諸集其中詩文佳者固不勝舉然而字句之瑕與文義之累理者亦未嘗無之終不以此掩其大美也况朱子爲千聖發微使盲

者得視聾者得聽其功固不在孟子下縱有偏滯不融處功過獨不可相準耶

會有無益者五文會無益鬪巧矜長易涉毀譽酒會無益選妓徵歌易涉荒淫遊會無益賞月吟風易涉流蕩談會無益論人長短易涉輕薄交會無益懷刺漫投易涉奔競今人非此五者不會就中文會似屬正業然於進德修業略無毫髮之助而或假此以爲下四會之資余深見其無益自後立戒不得輕入

習靜是第一義讀書是第二義作文是第三義求友是第四義今人奔走徵逐多云篤於友誼吾實恥之

揚子雲云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也杜子美云文章一小道於技未爲尊彼所謂文大者鑽窺微密小者推敲風騷此後世學文之徒所嘔心不能到者也二公猶輕之若此今人所業者不過應舉時乾坤正氣集卷四百辛十
義耳以視二公之文奚啻燭火之於日月乃至窮年累月疲耗心力於此中可謂不知務矣陳恆弒君章集註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雲峰解云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夫子也近聞子將云渠自有全篇晦翁節取四句大略往往動後人之疑今未見全文若何自當依雲峰說不可使文定有非聖之罪

余前閱二程書友人從案頭見之語有韓云渠何故閱此書有韓對以此書宜閱友人搖手不然噫今人讀種種非聖書見者不之惟讀二程書輒惟作種種累理事聞者不之惟學二程爲人必惟矣

雲間周萊峰先生之爲人吾所不知也讀其學道紀言篤實謹密古好修君子也有韓云雲間人甚稱其惡噫豈有篤實好修如萊峰其人而猶惡者因思先正云要人感悅怕人惟此私心也又云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如萊峰者豈不怕人恠不畏人非笑者耶讀其書不知其人不可也

或問蓮池禪師在家人修行恐不及出家者荅曰在家人能於五慾中證得如火中之蓮後遇水則愈長若水中生者後遇火恐焦耳此語與予今日所見同非實歷不知無樂而豫者淵明也無挾而恃者退之也

列子曰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翁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噫此所謂御風者也此亦列子從心所欲從容中道之日也然畢竟與孔子不相似爲他走人爲我窠曰中

昌黎曰今世之爲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

乾坤正氣集

卷四 百五

十一

呂溫陳先生墓表曰先生行不學之道據不仕之貴負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極矣

孟東野詩曰道險不在廣十步能催輪心憂不在多一夕能傷神古之高士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余遊於友朋間人數得而飲食之能無愧乎

人說非理語不能救正則當以不荅銷之

向讀雲間周萊峰先生紀言實心儀之有韓誤信雲間人云此大惡人余斷謂不然今早與一友談及書畫此友云萊峰書畫極佳余問其人曰古君子也不覺色喜萊峰爲人雖不以此友之言而定然而一念之好善有不能已者惟恐萊峰不得一助耳傳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君子與人交聞流言而不信况前輩乎又况古

人乎

因在舟中聞雷悟得天地間總是一氣

餘冬錄云韓退之贈崔斯立詩有可憐無補費精神之句王介甫遂用以譏公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然則介甫之新學又何如哉荆公選唐百家詩成序云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而不知新學之當悔何也枕上讀至此不覺蹶然驚起嗚呼斯立學詩而退之惜之退之學文而介甫惜之介甫志不爲世俗之學乃不免誤用而後人惜之今我飽食終日一無所用而猶不自惜竟亦無有惜之者矣宜勇猛自勵

吾嘗見一鄙夫本恡財也而與人書曰生平最惡重財輕義今日見一薄夫本以謗書詆訐人也而曰生平最不喜談人隱罵嗚呼小人之肺腸口頰如此此等人何足道鄙薄二字究竟我何曾脫得乃說人耶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

三

嘗讀王伯安羅近溪王龍溪一流語錄怪其高遠之過此後一變而爲任俠顏山農何心隱之流種種迂恠世或指爲大盜而流弊極矣然伯安之學實祖象山象山之學固從孟子入者也學非不正而流弊至此立教者可不慎乎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謂其舍正道而之他也至言哉

精神力量如此決知非用世之具然境界遭遇逼人入萬斛蟻虱中歲不我與分陰可惜豈堪間愁閒悶耗其血氣耶
萬事不須閒著意只應隨分閱年華

大人凝然不動不小家相

羅一峰與人書曰近世大儒有下第者其言曰今秋幸不爲考官所取得與弟姪研磨義理猶舍荆棘而達康莊猶去野店而居安宅修道崇德之君子固如是也今乃汲汲科舉之得而以家貧爲

憂則其念慮之害與世之醉夢富貴者又何異若以家貧親老未免此途以階祿仕固聖賢之所不禁但不可緣以得失置胸中耳又曰若不以得失置予中則應舉也未甚害

看書貪多作事要快皆當戒之貪多則不精要快則多悞此予大病也

鐵劍利則倡優拙此語出韓非子而程子語錄象山語皆之有蓋喻爲學有實得則外飾不足也

正學與人書曰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迹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伎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非惟古之富貴人不可效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噫清福豈易得哉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

三

取友難哉泛泛而識之泛泛而交之不待臨利而操戈臨害而下石也

吾嘗欲爲不愧屋漏之人而未能也徧觀諸同人無一人以此存心者

予嘗與一先輩論及程朱先輩極訾伊川爲執拗紫陽集註爲頗謬予時亦附和之近讀二程書始知伊川不可輕議紫陽註雖有未盡合處然爲前輩表章功在後學夫豈淺鮮昔有著書摘歐陽公五代史之失者東坡極訶責之况闡聖人遺經於千載之下其難易較作史何如豈能一一合符乎蓋此先輩究心禪學與宋儒氣味不合予當時妄言至今悔之

學韓文者始於宋初柳開仲塗柳公侗儻負奇氣其文能變五代之習今其集未見行世元郝經伯常文章節義時人比之東坡歸

震川集有跋伯常堯帝碑文云先友吳純甫家有陵川集今亦不存兩公之文皆足以傳其人猶泯泯如此豈顯晦有數耶抑尚有
所待耶

劉寬羹汙衣韓裨圭玉杯碎不怒其婢若吏出於無心也若上下
嘻嘻雖兩公何以齊家乎近聞陸君履常之子爲人誤傷其目置
而不校舟赴金陵爲求舟觸其僕墜水死亦不校蓋皆出於無心
也此兩事較劉韓兩公所處更難孰謂今人中無古人乎

昔賢有聞父叱耕牛聲而泣者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未
免勤苦吾父雖不業農然一家之事萃焉其勞甚於爲農吾讀書
本求顯親今反貽親以憂是尙得爲人子乎屈指來歲距秋闈一
載有半揣摩之業足以成矣徽天之靈使疴癢得脫於躬雜務不
撓於外濡首帖括必有當焉若藝成而復屈便當捐棄陳言供爲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

十四

子職雖求田問舍烈士所譏而學者治生先儒不鄙未能濟世豈
可累親昔吾邑張伯常先生二十歲時與父約三科不中卽絕意
進取代父理家後至第三科得售蓋二十九歲也余來科亦當其
年利鈍決矣崇禎辛未孟冬廿九日我與我約

看人詩文不宜違心過譽以求感悅此處害亦不細待人不誠亦
是心過非但口過也

陸象山之教只收得中上人耳收得中下人纔是廣大

韓子原道極於正心誠意而不曰致知格物蘇氏古史舉中庸不
獲乎上卻不說明善誠身歐陽子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皆朱子
所謂無頭學問也

借書不還大過也而人每忽之借書遲還亦不可憶楊萬里集中
有謂生平未嘗借人書不還而人借之者多不還噫此亦甯人負

我無我負人之一事也今後借書當記年月日最遲不得過一年借書不還與借財物不還者何異白晝攫金人謂之盜昏夜眩篋人謂之賊借書無盜賊之名而享其實不大得計乎余向借友朋書委積未還今逐一開列於後次第還之惟借聞初上人書三四種今已成故物益以重吾過可歎也

董思白論畫云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浩浩多壽王如刻畫細巧爲造物忌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此言似漫而有實理推之作文臨事亦然文太工則困而不活事太密則滯而不通

早起梳頭每落二三莖白髮年未三十血氣如此昔人所謂蒲柳之姿者非即歲月逝矣而學業不進可爲浩歎

朋友聚會是好事然說十句話中少一句合理是以聚則滋過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

五

陶庵語錄

記略

陶庵先生著自監錄凡其躬行而心得者無不按日書之以自考證洵有合於聖賢戒懼慎獨之深意也先生所手錄者初爲陸子翼王所藏有浙士借之攜以遊楚厥後安亭張維垣遠方求得嘜城秦立爲錄副本往來兵火之中不可磨滅何其幸歟按是書作於崇禎辛未距乙酉殉節時尚十有四年而自命不苟早如此則其造詣之精純必更有與年俱進者雖以後諸錄散失無存而先生之沉潛理學真積力久即此已可想見焉其從容就義豈偶然哉爰妄爲編次自道德經濟文章以及嘉言格論類爲口卷欲其縷析條分便於觀覽學者家置一編朝夕玩味將展卷之餘如臨師保先生之自勉以勉人者於以垂千古而不朽矣後學陶應鯉

陶庵文集卷十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

涇縣潘錫恩校

六

存誠錄上

淵少稟庭訓同伯氏陶庵淬厲修途勤思十駕每見先儒格論及師友緒言足為身心之助者卽劄記之間有所得輒附數言其中積久成冊釐訂存若干條名曰存誠錄就正伯氏兼貽同社諸君子息黥補劓之方將於是在焉嘉定黃淵

耀識

學者立志須從誠正一條路上走誠正從主敬入手主敬在內清其心志外肅其威儀存天理遏人欲則心志清正衣冠尊瞻視則威儀肅志清威儀肅便可漸入誠正門徑

舜何人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顏子蓋以舜自勵也舜飯糗

乾坤正集卷四百五十一

茹草若於身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方寸閒同一無累如此

成之其孰能衡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

不及為憂矣此學聖賢第一關頭○守固窮兩字一生儘受

用得

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狀欲學聖人子觀明道先生酌食

泉詩曰心中如自固外物豈能遷時年纔十歲耳識趣已如此故

學者志向須早定

二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纔如此說便

是自棄又曰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如此纔可謂立

志

朱子曰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

立之病此語洞見識趣卑下一流五臟癢結

吾輩求道工夫不患不能知只患不能行能行不能行只在志氣上分別志在自立則勉彊之功可底於聖賢志在苟安則因循之過終入於凡愚孟子曰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古今成器的人只成於振卓二字孟氏所謂志帥氣也古今無聞的人只壞於因循二字孟氏所謂一暴十寒也今後須立定志向用全力趕辦莫更等閒過去

學問之患患一晝字晝猶愈於暴棄實卽暴棄根由不可不戒游忽二字是吾輩通病游者優游之謂今日待明日今年待明年只圖眼前適意不顧日後固功德業安能長進忽者忽略之謂以小簡爲可踰以大德爲難就自懷寬恕之意常存苟且之圖道力安能深固願與同志戒之

先儒有言語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同許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一 二

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余謂學者必見得此意纔能卓然自立

要當軒昂奮發莫恹地沉埋在卑陋凡下處觀象山先生此語是
何等振卓氣象

方正學先生曰人或可以不食而不可以不學不食則死不學而
生則入於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前輩爲學其言痛切
如此

謝上蔡見伊川稱天下何思何慮伊川謂有則有此理賢卽發得
太早上蔡得此言後來自治益誠切孔門教人必曰切問而近思
不務切近工夫而高譚元妙上蔡且不可吾輩可無戒與

二程子謂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做一場
話說務高而已做一場話說最是吾輩受病處今後須踏實地做

去一些不落空如話說十分便須做十分不得但做九分使一分有欠缺處方是

周子教學者尋孔顏樂處這樂處孔顏有人人都有人自無處尋覓終日坐困愁城中耳近看得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兩語出漸識得樂字大意但恐未盡於此耳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挈齋見象山講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先儒讀書省身如此我輩日誦數千言卻未見那一句得力處可愧可痛

朱子答詹體仁書爲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更說甚的今日正當返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卻許多懸空說庶幾平穩朱子此書自是學者分明指訣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一

三

司馬君實趙閱道平生所爲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只是得力慎獨兩字

張思叔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一語忽於自悟爲學始覺有得力處可見學者有志斯道直須不有其身方能專心求道身且不有何况身外之物斷不在其意中矣

許魯齋先生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大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究竟何在

楊龜山先生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外且看此數語先儒讀書是何等細密

博學多識是學者入門工夫不博學安能詳說不詳說安得反約吾儒之學所以異於釋氏頓悟者正在此處

論語以時習詔學者先儒謂時習卽道不可須臾離之意心之所主意之所動卽是學書之所爲夜之所存卽是學讀聖賢書對鏡身心時刻提撕警覺卽是時習道腴充足不愧不怍唵風弄月庭草交翠可想見說字氣象

王陽明先生論志士仁人章曰人只把身命看得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委曲保全把天理都丟去了不知違了天理與禽獸何異便偷生百千年也不過做了百千年禽獸此言破生死關頭薛中離先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德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今且將數語細心理會去莫放空始得

薛敬軒先生曰讀書貴知要只顏于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一

四

之勿失循循勿違豈有差錯汎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爲此言足救學者鶩廣而荒弊病

歐陽南野曰不從軀殼念起雖富貴功名何者非道從軀殼念起雖道德仁義何者非私南野師事姚江切實爲己之學於此可見陳白沙先生曰前輩謂學者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觀此可見學問無長進處只坐習中無疑耳問何以無疑曰不學則不疑

夫人從善如登之難從惡如崩之易猛守此心不使避難趨易大段極勉彊須知勉彊卽成熟之基所以孔門求仁必從強恕入手朱子謂恕是生的仁是熟的卽安勉分界初下手時卻須從勉字做去朱子又云爲學如撐水上水船一篙緩不得正是此意

終日在塵中打滾黑漫漫地過了日子只坐自治工夫疏耳我輩

自治工夫須時時提醒此心一刻不閒斷一刻不放鬆將五經四
子書向自家身上校勘一番何者我已能何者我未能從已能處
求精密當由淺漸入深處從未能處求變化當由克馴致復處守
顏回勿學曾三省其庶幾焉

今之學者稍著科第官簡一念便落利字將究竟無所不至蓋此
念卽患得患失之根此根不除一生功力左旋右轉總成無父無
君種子前輩華允謀戒子弟語

工夫如春蠶作繭一絲到底可謂自強不息予友唐聖舉嘗以此
舉示同人的不易

性命書靜參道理書細讀善行書勉爲時務書多看莫作無益書
有益莫因有爲誤無爲

讀聖賢書務於人知而不務於爲已務於干祿而不務於謀道是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一 五

以所學皆虛認假爲真貽誤百年良可悼嘆

每日閒閉戶時多出門時少默坐時多閒論時少澄思時多發慮
時少獨居時多羣居時少庶幾所學有自得處

學道須認得路頭清先將宋五子書就自家身上校勘一番次將
象山姚江之書細細參究便不走入歧途

近案頭置近思錄一編每日潛玩深思窮理以致其知反身以求
其實覺得此事稍稍有著實處

祈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觀朱子此語知爲
學切不可有厭繁喜徑之意

爲已之學最是涵養體認工夫常要接續讀書記覽考據尙屬其
次程子所謂玩物喪志非過論也

吾人爲學須從最喫緊處著力所謂最喫緊者何曰誠曰敬曰中

曰正曰庸曰常曰嚴曰密曰不貳曰安止從此踏著實地去方可謂爲學

閒時無事正好讀書忙時得暇正好讀書於書中尋味得義理出方陶鑄得性天成讀書尤須靜坐不靜坐心界必不清定今後半日讀書半日靜坐或夜閒坐一二枝香亦可總求此心常在腔子裏纔能讀書

劉子曰學者之心發於憤憤則其見必卓開於冥冥則其詣必至故拙魯愚鈍爲道之資智巧聰明爲道之障至言也

學人以謙嘿爲本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嘿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陽明先生云

日記是檢點身心切實工夫每日所爲夜則書之書之而見一日中無一事不可對人無一念不可告人則此心必慊書之而見一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一

六

日中有一事不可對人有一念不可告人則此心必歉求慊戒歉當於近裏著已處痛下一番鞭辟工夫

范文正公以天下憂樂爲己任司馬溫公以天下是非爲己任程純公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古今大業畢竟要直下擔當莫爲世緣牽掣枉過了一生

道心性也性者道之體人心情也情者道之用道之體不可見故微道之用不可測故危其辨只在毫釐之間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

天地間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則不可蓋太極之本體動亦定靜亦定神則動而能靜靜而能動故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道爲實體神爲妙用雖非兩物卻混合不得道之在人則道心是也神之在人則人心是也此處不可錯

先天圖最宜潛玩性命之理直說得恁地分明分陰分陽太極之體立一陰一陽太極之用行玩得爛熟時便見得一實萬分萬分一實無非天地自然的道理都不假安排造作朱子言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此語最直截

道外無器器外無道形上形下只是一箇理卽是一箇道程子謂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真西山言舍器求道未有不踏空虛之病可知學者於事物上無所得終日譚元說妙總與此身沒交涉

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則思是皆天命中所自有者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耳所謂何思何慮以曉憧憧往來者耳書曰思曰睿睿作聖非思則無由作聖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若可無又何盡之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一

有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學者於此處審得分明便不走入空寂一路

誠者一中之理也誠之者存其中止於一也心存於是事不他顧心止於是事不他禱卽是誠日日如是念念如是卽是盡誠若言語思慮閒時或他逸卽於誠字有欠缺處

性命之蘊不出理一分殊四字語其一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語其殊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學者只一惻隱之心時常活潑潑地便可求仁便可入道孟子曰仁人心也此語最直捷心之不仁人已非人更說甚道周子窗前草不除謂與自家意思一般此言極可玩味

仁人心也駭天地人物之精括中和位育之道故曰元者善之長也而其源總在此心心是箇核仁是箇芽從核子生出箇芽親親

仁民愛物道理都在箇中如齊宣不忍觳觫梁武不用犧牲皆是這核子所發但不能推到民物上所以算不得仁中庸言致曲孟子言擴充求仁者當於此處著力

凡人爲一善則心安體泰爲一不善則色喪神沮可見人身內渾是天理正是性善處能隨事體察勿虧此本體便是盡心復性真實工夫

呂東萊先生曰君子欲無得罪於衆必先無得罪於獨二語發前人所未發

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縲乎中庸所以致用也南豐此語是聖賢心學不是虛寂禪宗

程子之言具於大學或問中者斷不容易真積力久自當豁然有悟入處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一

八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提醒此心學者須將身心入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到底方尋得道理出近人都以此作應舉用此中毫無實見更說甚道

學者須自愛其身減爲人之事一分卽增爲己之事一分卻假有之緣一分卽保固有之真一分此兩不相干處正兩相貽害處不可不知

人心操之則存操卽敬也敬外無操操外無敬程子曰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朱子論敬亦曰只消一箇操字不消許多語言文字觀朱子敬齋箴反覆詳盡委無罅漏所謂動靜無違表裏交止亦只還得一箇操字

伯氏偶與思修譚不妄語一節因及誠字之義思修曰慮有矯爾

伯氏曰今人只壞得避一矯字見人清節則曰矯廉見人寡慾則

曰矯情無論他不是矯就是矯亦是化氣質處顏子大賢
夫子猶教以克己孟子亦云思誠者人之道也曰克曰思皆是善
矯處若避矯之名而以自然爲貴則好色者自然好色好貨者自
然好貨吾不知其可也此論足以救學者高語自然之病

求道先須求心卽心卽道顏氏服膺弗失無非此種學問不改其
樂無非此種實獲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程子此言最盡學者煞宜尋
思

爲善如耳鳴只自己知人不能知方是實功又須知君子爲善皆
本分應爲事不可有矜心顏子無伐善無施勞非但不矜之謂亞
聖大賢於世間一切義理越看越無窮於自己一切善勞越看越
不足不求去伐自然不伐不求去施自然不施所以不遠仁若有
乾坤正氣集 卷四頁五十一

九

意去伐去施尙是原思學問去顏子地位卻遠

陸務觀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門三字銘也此二銘宜常置坐隅

中庸素位而行四字是保身立命第一義諦不此之務但爲富貴
利名牽掣室家妻子縛纏耗亂其精神於無可如何之地徼倖其
願欲於不可必得之途如何保身如何立命

氣數之命與義理之命只是一箇命皆是從天命中來中庸言君
子居易以俟命孟子言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聖賢教人的的易
簡可守

眞西山先生曰所謂命者豈日辰支干生勝衰歇之末哉出處有
道語嘿有時臨死生處利害不惑不變惟義之歸所以爲知命余
謂命之說最易墮壯夫之心消志士之氣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

子也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一

十



谷簾先生遺書卷一

涇縣潘錫恩校

存誠錄中

人心如水靜則清動則濁水濁不清心濁不明其故皆由不靜所以先儒每教人主靜須知主靜正於動中得靜不在靜中求靜靜固靜動亦靜纔是主靜得力時候伯氏嘗云動靜不分兩極當其動時則卽動以觀靜當其靜時則卽靜以涵動此正動靜交養之義

程子謂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使反復入身來此語指示直捷某近日將此心時時放身子上便覺時時在腔子裏卽如身在行路時將此心就行中規矩足不蹈邪上著想此心便有捉得住捉不住之分否則游思恍惚了無捉摸更從何處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一

一

求放心先儒說顏子三月不違仁謂仁如屋子要人住在這裏身者心之屋子也將此心放在身子上便住在屋子裏便可無放失陸象山先生曰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欲治心者當從此處下手

朱子答馮作肅書云恐爲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工夫此語平實切近是養心分明指訣

程子曰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上蔡曰色慾已斷二十餘年矣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先儒于此要害關頭看得破打得穿所以百事做得成就學者于此且下一番忍制工夫以徐圖打透可耳

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呂伯恭亦言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自是學者通病我輩此時正患不著力不患太著力且從整頓收斂處求之可也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靜坐收拾得精神方看得道理出又曰逐日無事有現成飯喫用半日讀書半日靜坐工夫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又曰瞑目靜坐卻得收拾放心

朱子曰人做不好的事心卻不安此是道心但被私欲鋼蔽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學者于此須想如何戰法朱子又曰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二 二 力舍死向前而已此便是戰法

二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須思靜坐中所學何事莫忽忽看過此語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左右前後驅逐不暇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實之水中水何能入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細思有主則實四字非存養到十分時候何能得到

王陽明先生曰初學心猿意馬拴縛不定故須靜坐以息思慮俟心意稍定便須省察克治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的私逐一搜尋出來如貓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纔一念萌動即便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放他出路此言指示克己

下手工夫是閱歷過來語

高景逸先生曰人生只有一個念頭最可畏全憑依他不得須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又曰人心放他自繇不得皆治心甘苦有得語

曹月川先生曰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的大路知正心之學尤在萌上著力先生所謂萌卽孟子萌芽之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發見處皆是

古之學者唯務養其心其他則不學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禰顏氏得心齋今人所學試一一檢點與自家身心有交涉否

陸務觀詩曰家貧占力量夜夢驗工夫二程子云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學者治心之功直須到夢寐時淡然凝定才
乾坤正氣集卷四百五十一
三
是得力時候

宋潛溪先生曰六經皆心學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說無不該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卽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叙也導民莫辨乎樂由吾心備太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心有是理經有是言故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此論極喫緊今人讀經不反求諸心宜其終身無得力處

子友唐聖舉語錄云早起必自警策一番如集將佐士卒三令五申使知法不可犯方能一心志以成功又曰自律須嚴嚴則生出許多新氣象又曰尤宜在無過處提撕又曰絕百念不如一心志寡言笑不如清心神志壹然後心不妄心嘿然後心長清又曰四勿之功只是要緊合箇天則爲甚如此嚴密爲是人禽攸別又曰

洗心者當無一塵一塵之滓萬垢之引也

夫心猶君也識神猶小人也時方且晝心王坐明堂以治國大小臣工奉厥職讒邪不敢入及乎莫夜心王嚮晦入宴息宦官妾介其側盡惑以聲色嗚呼心王不能自立戰戰慄慄是爲君德說本子友夏啟霖心箴

伯氏嘗言讀書須先洗此心先捐俗慮少一分俗累多一分道心須知俗累不捐只坐不讀書故孔子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能到樂字境界更有何累弗捐

心術中有許多淫樂慝禮聰明中有許多亂色奸聲身體中有許多情慢邪僻之氣且去細細查考說見前輩錢一本語錄

學道人患不沉著又患不灑落沉著是握拳透爪氣象道中操存之法灑落是水流花放境界道中涵養之方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二

四

靜以應萬感之來清以觀七情之動方識得一箇心字李延平教人須于靜中體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正在此處

人各有心不知自求試問人家各有一主童僕老幼稟命家家主一出便囂亂無序人心不在腔子裏如室無主人何以作辦衆事

省笑語省動作省筆札省酬接于極忙中求閒于極擾中得靜省得一時靜坐一時省得半刻靜坐半刻已過事不必追想未來事不必懸擬當前事不必執著

先求省事法省得一分事卽離得一分俗次求勤取法勤得一分道卽遠得一分累

言語當決意時截然能忍嘿得意氣當發揚時翕然能收斂得念怒嗜慾當沸騰時廓然能消化得困苦艱難當交集時怡然能順

受得都是從難處忍耐過去問如何方能予爲一言以蔽之曰勇此心須沈潛又須超脫所謂超脫者非掃卻一切事物之謂也視天下萬事萬物皆有至當不易的道理未來不必想既往不必追曾牖閒空空蕩蕩有皓月當空之象日用時浩浩落落有風利不得泊之勢如是才可謂超脫

仁義禮智信爲五性喜怒哀樂愛惡欲爲七情一程子云覺者約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以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縱其情而至于那僻特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予請申一言曰何以性其情能治心故何以情其性不能治心故

道在人倫莫如忠孝爲臣宜忠爲子宜孝夫人所知臣何以忠不欺故忠子何以孝無違故孝學者不皆有事君之職無不有事親之事能體認無違道理生事死葬祭祀各得親之所安又時思成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二

五

身以成親不貽父母惡名才可謂孝孝道既盡卽而忠亦在是矣眞文忠公勸孝文曰侍郎王梅溪見人禮埶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此眞棒喝語人子會得此旨供養在家佛常常如稽首如來坐下一般五經中教孝之言便字字滴水滴凍無些子滲漏

眞文忠公曰父母之子子全而生之者也全不獨四肢百體行是形則有是性天下之善皆具自居處必莊以至戰陳必勇皆善之目一善不存則爲虧其性虧其性卽爲辱其親安得爲孝此論于全受全歸道理體認極眞爲人子者當日三復焉

忠孝是子臣大節皆須出于至誠眞文忠公曰以孝徼福其孝必不誠以忠望報其忠必不篤無所慕而爲之所以有功名教玩此數語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正在此處

朋友間有諍友卻少不得和婉二字故夫子曰善道家庭間有諍
子卻少不得愉順二字故夫子曰色難吾輩秉性嚴正少和順委
婉氣象易走入戇直一路于此尤宜加謹

先儒謂治家以正倫理篤恩義爲要子謂尤須于正倫理中篤恩
義則恩義皆不失倫理之正否則恐有失家節之咎

求道在日用行常做起日用行常在孝弟忠信做起孝弟忠信從
性得來非由外鑠緣世人嗜慾日甚錮蔽日深把這德性中一點
清明之氣泊沒過去所以不能盡這孝弟忠信道理近世姚江講
致良知直指心體急欲人還守這一點清明之氣可謂婆心懇切
不知者顧謂之爲禪學何與

家庭之事理以閑情骨肉之間情以達道理本乎天情發乎人大
人相合情理不偏但執乎理以違乎情情苟不洽理亦終乖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二

六

家庭骨肉間多留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性天一切是非曲直正
不必太明明則便有傷于涼薄處

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與朋友言不談家中瑣事則外無狎友與妻
女言不談外間雜事則內不干政

天下不患有眞小人患有僞君子不患無眞學問患有僞學問講
學實實透進去立品實實做出來方是真學問方是真君子否則
皆獵取浮華純盜虛聲一輩人耳

朱子與陳同甫書云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未嘗不畏大人但
藐其巍巍然者耳辦得此心毋論大風吹倒亭子卽更掀卻臥房
亦且露地睡如此方是眞正大英雄然此一種英雄卻從戰戰兢
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血氣麤豪卻一點使不著此爲同甫痛
下砭針耳吾輩卻須日誦數過方可無心氣麤浮弊病

張子曰君子宜言之不顧不規規于非義之信宜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宜孤立無助不失親于可賤之人是先儒特立獨行語

士君子守身若珍尺璧唯恐失墜若奉盤水唯恐傾覆若慈母護貞女居必閨闈衣必絺結不使行路之情得而入也宜固無通宜拙無巧宜鈍無躁宜玉碎無瓦全操與冰霜俱潔志與日月爭光是豪傑之士無一刻委靡有稌妄念如利錐之刺急自除之有善慧念如碩果之存急自護之方是直養無害工夫

吾人學道心須鞭得細膽須放得大識須看得透才須劈得開流蕩忘返非道畏蕙不前亦非道窮大失居非道拘謹自守亦非道昔程子見謝子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定可望見又張子謂學道須識得箇氣字能從識之所到推拓得開擺脫得落一刻不放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五

七

鬆卻一毫不拘泥才可任道然此非旦暮能襲取十年讀書十年養氣方可語此此時正未之逮也

張子曰爲學在自求變化氣質又或問程子曰凡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程子曰此亦當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化也變化氣質要于自家偏處留意仄者思寬急者思緩執者思通僞者求誠昧者求明妄者求真皆是變化法此是學者第一件事夫近日校勘自家弊病力求變化覺得一時強制濟不得事此事不到脫胎換骨終算不得變化

張子曰戲謔不唯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又曰有潛心于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

朱子答石應之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又答趙昌甫云只固窮兩字是著力處不然卽墮坑落堽無有是處此語救拔學者失足根

由可謂婆心懇切

楊忠襄爲友人誘至妓女家歸而流涕自責取衣冠毀之又伯氏爲子言昔賢每燕集值女樂未嘗流盼以拇指掐中指至明日指痕尚在自治如此嚴切雖欲不爲君子得乎

先儒有言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過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如歸又曰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

楊椒山先生貽子書曰讀書見一件好的事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與他一般見一箇不好的人便思量我將來切莫學他便爲天下第一等人此言指示直截有志植品者當書諸坐隅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一

入

家涪翁曰人生一日兩孟飯十年一匹布吾輩不可不知此意知此意則所取于世者少所取少然後于物無所求于心無所累此言極是入道指訣先儒言咬得菜根住百事可做亦得亦是此意

君子小人分路處只在敬肆兩字日敬一日不自知成爲君子日肆一日不自知入于小人君子小人分界卽是人鬼關頭不可不省察

士人貧賤時須勵廉恥守正直絕跡公庭淡視勢利方是箇操守先儒有言做秀才當如處子一般高景逸先生言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室女踰牆從人之羞其言沈痛可發深省

學者猛守此心須凌峭堅持使外間一切邪魔暴寇不敢窺伺其間才守得此心住伯氏于都中貽子書自言寵辱場中壁立如鐵細思此八字是何等氣象

神貴清神清而氣始壯守貴定守定而志始堅養貴恬養恬而節始甘

舍生取義是謂名節賁育不奪是謂氣節言常諤諤行常落落是謂直節千駟不顧萬鍾弗屑是謂清節

人得天地之正氣以生在善自培養方能塞天地配道義此事要整頓精神使此心無一刻走失然後此氣氣也玩數語氣何可不持

朱子曰子作調息箴亦是養心一法蓋人心不定者其鼻息噓氣常長吸氣常短故須有以調之息數停勻心亦漸定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也調息又勝數息此先賢養心指訣莫以導引家言忽之

許魯齋謂七情唯怒爲難治又偏指患難須于盛怒時堅忍不動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一

九

俟心氣漸平審而應之庶幾無失薛敬軒自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養氣之難如是如是

胡敬齋先生曰孟子發夜氣之說于學者最有功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益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于旦晝之間不爲物欲所汨顏子四勿孟子集義俱是工夫觀此語知先生篲瓢陋巷處之泰然有由來矣

啟霖兄克已錄云節思則心氣足節視則肝氣足節食則脾氣足節言則肺氣足節欲則腎氣足五氣足斯浩然之體不傷余謂此猶非直養真詮而未始非養氣之助因識於此

人秉正氣以生得正理以立孔子曰人之生也直正理也孟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正氣也氣不能養理不能持日游其心于嗜慾攻取之途軀殼雖存義理已亡血氣雖生心

神已死莊子云哀莫大于心死此言沈痛可發深省

學者肯讓古人是無志不肯讓眼前人是無養

養性卽養氣養氣卽養性性是理理須就氣上認取故先儒論性兼理氣言然認氣爲理卻不是告子一生病根深錮只自生之謂性一語錯認得來

臧氏稱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從慎行始立功從寡過始立言從不妄語始不妄語極難温公高弟劉元城力行七年方成能不妄語卽是誠誠則功德俱由此起矣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卽鬼谷子口可以食不可以言意朱子敬齋箴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求慎言者當與白圭同三復焉

二程子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此是存心長乾坤正氣集卷四百五十二

厚處亦卽是不妄議論處

薛敬齋先生曰謹言乃爲學第一工夫不謹而能存者鮮矣又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又曰常默可以見道惟于此有心得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啟霖兄克己錄云良朋相對切戒依回須一刀兩段又不可落於偏激使儘無容身處法言與語相機而行直言不異婉言方是此卽孔子之謂謂善道我輩秉性偏剛當時時記著此意

伯氏謂子云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纔舒放卽思收斂纔言語卽思簡默便可無此病

存誠錄下

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虞舜命禹不曰無過曰子違汝弼仲虺訓湯不曰無過曰改過不吝可見聖人未嘗無過只能改便是希聖第一關頭能改在自治自治工夫須視己之過直如仇人之過一般不容絲毫寬恕才算得能治能治便能改

有過唯恐人知是善心發見之處其人可爲善人有美唯恐人不知是惡心發見之處其人終成惡人

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許人規如護疾而忘醫益滅其身而無悟也此言警痛當日置坐隅

聶雙江先生曰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過必學而後見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三

一

也不學者冥行妄作以爲常不復知過此語於昏明之界辨別極真

夫子稱顏氏庶幾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如農皇嘗藥一遇毒螫便不復再嘗所以能從有過到無過地位今人明知有過卻憚改復行嘗毒螫不止終亦喪其身而已矣

功過格記功兼記過卽昔賢投黑白豆之意填此格卻不可貪功怕過只管將過填向格上到得格上過愈多功愈少朝夕省覽觸目驚心愧悔警惕不容自己便當向功一條路上走庶幾過漸去功漸積矣

人之有過多成于忽不能無過須求寡過過何由寡視聽言動絕去非禮便可寡然亦非易事蘧伯玉欲寡未能是辛苦克治過來語若未向此處克治自家焉知未能

周子謂人之生不幸不聞過近同伯氏與同志諸君子作直言社每當相聚時各舉平時日錄互相校勘有善必勸有惡必懲覺得身心切實工夫稍有得力處孔子言益者三友第一是友直其以此也

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一不校朱子謂自反之說正學者所當用力若反之未至而遽欲以不校爲高恐蹈于苟且頽惰家東發謂且恐流於釋氏忍辱此二說深中近世學者高談就簡之弊不可不知

二程子曰人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後卻須泰然處之若不會處置便放下是無義無命也蓋言遇事不能處置是無義既處置不能放下是無命處世識得此意周子所謂見其大則心泰者當有理會處矣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三

二

羅近溪先生每見人有過失輒曰怪不得子謂此二字極寬厚細味之未免稍有蔑視人意在孟子所謂柳下惠不恭亦是此意

朱子與陳丞相書引劉元城語謂子弟可經年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其言喫緊子謂子弟不讀書卽近小人之漸不可不預防人之反覆不可究詰近日除吾學本分事外一槩謝絕弗爲覺得此心坦適上蔡謝子曰天下雖亂而吾心自治不害爲太平斯時斯言極當體認

高景逸先生云逐物則憂返窮常樂安莫安於知足危莫危於多言貴莫貴於不求賤莫賤於多欲精理名言可箴可銘又云一念不回萬古長夜八字尤警絕

窮通在道不在遇孔子曰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子貢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所通也今人旣以境遇

分窮通又以窮通分憂樂皆坐不聞道故

鍵戶讀書不預世事寡營安拙省言遠害猶我本分守我所學勿炫外閒耳目勿論世上是非卽是明哲保身之法

天下事安得盡屬順境要在心中看得破耐得過順中順逆中亦順纔可徵道力遇不如意事便發惱正是道力不濟處

守心須嘿處事要默默則精神團聚無散越之時愚則才智蘊涵無矜張之氣守嘿學愚亟宜自勉

人世豈得免冗雜事要使冗雜中此心湛然安定才見操存學道人烹鍊此心入火不鑠入水不濡恁是死生患難萬端挫折方寸中常如泰山屹峙不可移易豈非豪傑之士

方今之時除閉戶讀書修其在己外更無一事可著力伯氏在都中貽予書有云厚積德而深養晦正今日事也卽是此意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三

三

學者以一心應萬事有行有止當行便行有如單刀直入當止便止有若危峯墜石才可請果斷否則牽帶黏著動輒爲私意膠擾不清全無是處

一善難能也人或能之我不得因此生忌心一技易能也人或能之我不得因此生輕心

爲善非一端最妙是揚人之善以成就人多也爲惡非一端最忌是暴人之惡以中傷人多也

學者不能出而有爲爲天下蒼生利賴唯有讀書學道自淑其身雖無補於斯世猶不至與庸庸肉食者流並獲罪于天下雖然言至此傷於激矣

人世閒事知足便足稍有不足之見存便足爲心累老氏所謂知足不辱尙是第二層見地

伯氏曰錄云與人分別義理亦是成物作用若持之太固務使理之是者必出於我則祇是勝心而已又曰與人閒話時要人知我好處便是名根又曰只覺人有過失便是己之過失若刻刻防己過失何暇見人過失予友夏啟霖亦嘗謂予云上人之志不可無勝人之念不可有

先儒有言名徧四海不若鄉黨之內取信於不識字之田夫生徒滿天下不若一室之中見重於相朝夕之妻子吾輩實踐工夫當從此處著力

樹木者必培其本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煩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其外好此論聞之陽明先生

明晦互用斯爲大智尹文子曰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晦昧則事必悖一明一晦衆之所載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一

守身要愚臨文要智何以得智曰慧照何以得慧曰靜觀何以能靜曰破俗何以破俗曰養正何以養正曰讀書窮理

驕奢者志溢而淡泊者神完險躁者氣浮而寧靜者養邃淡泊寧靜四字是諸葛武侯一生得力處先儒謂其有儒者氣象亦在此處

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辨者不在辨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此三語當細心體認

處境之要曰素位而行樂道之要曰純亦不已

馮少墟先生云外省不疚不過無惡於人內省不疚纔能無惡於志無惡於人到底只做成鄉愿無惡於志纔是真君子又曰大廷廣衆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爲君子稱人惡者爲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和之一人沮之則和者爲君子沮者

爲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爲君子和者爲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

兼愛害仁爲我害義其實害仁者必害義害義者必害仁如許行言並耕而食饗殮而治卽是兼愛之說以大人自濶小人則以兼愛而至無父者究且至於無君豈不害義又如陳仲子避兄離母處于於陵卽是爲我之學以矯廉不顧忘親則以爲我而至無君者究且至於無父豈不害仁子友夏啟霖云

二程子曰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學者須想此坑與海在何處畢竟不在世閒只在自家心裏

易言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程子曰密是何物六祖有言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有可傳者卽非密也啟霖兄云密者無漏之謂吾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三

五

人或意滲漏或言滲漏或見聞滲漏皆因不能洗心故洗心則一塵不染一塵不染則一塵不漏人所以不能洗心者皆因不識本心故圓神方知易貢此本心也故曰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亦道得切實

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不務自而求諸外便卽是凡愚

孔父仇牧荀息之死春秋皆書曰及其大夫非與之也所以爲萬世人臣懷利以事其君者炯戒故曰亂邦不居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汲長孺此言非唯切中漢武之病且深達爲治之本惜乎其言之襍霸之朝也

唐之禍亂本於李林甫宋之禍亂本於王介甫林甫禍唐本於心術不正介甫禍宋本於學術不正嗟乎以介甫之學至與林甫交

譏後之君子可不慎與

剛愎自用流毒最烈講學則害生徒莅治則害人民著書則害天下後世王荆公一生受病只在此二字

元大儒稱許魯齋吳草廬二人魯齋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當時儒者之道賴以不廢草廬初年篤信朱子其進甚銳晚年所見與象山台然一生惓惓羽翼聖經至老不倦孰是不可及劉靜修天分甚高學博才雄當時推重與魯齋草廬相埒可謂有志於道矣未必有得於道也

葉氏曰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爲文不能闡教化雖工無益也篤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學者自命當如是

邵國賢簡端錄多所發明性命之理視近時道學諸君子較有說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三

六

得親切處春秋論斷尤確
學者爲文恃其才華不守聖賢經訓而以文章爲遊戲之具是悖聖之亂臣也何足爲文

二程子曰吾以忘身徇欲爲深恥朱子自謂某自得子後未嘗浪費一點精神此是先儒保身立命親切指授處不可不知

象山先生在白鹿洞講君子喻義章深戒小人之歸直推到塲屋之文道其平日胷中之蘊而不說於聖人朱子語楊道夫云今人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子靜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噫士大夫以科舉爲祿利之路恬不爲怪久矣象山講義故在見之流涕者誰與

薛文清爲王振所陷將刑振家老僕大哭振驚問之曰聞薛夫子將刑振意解得免於難此殆天牖其衷亦可見克惡小人未嘗無

一隙之明處

文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陶淵明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處家御下不可不知此意

經理世務若非依傍聖賢道理卽一步不可行依傍從何處起言忠信行篤敬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此數語須時時體認

著

胡致堂先生曰道可以濟天下雖布衣韋帶而有卿相之尊德可以堪萬鍾雖飯蔬飲水而無富貴之欲非知道君子不知其言之親切有味也

尤西川先生曰凡人爲善畏人非笑而止者只是爲善之心未誠若誠自止不得且如世間貪財好色之徒不獨不畏人非笑甚至冒刑戮而爲之只因貪財好色誠也吾輩爲善須有此樣心乃能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三

七

日進此言極透故大學言誠意必曰如好好色

啟霖兄克已錄云小有所見便欲說與人知寫向紙上此的然曰亡根本閱之爲通身汗下

啟霖嘗謂予曰辨道先須破俗周旋世事之念其俗尤甚習於周旋二字便成鄙夫伎倆盡情洗滌然後於道有少分相應處極蒙鞭策當識弗設

克已錄云功業氣節正如水到渠成未來而預設此想便是額外自前喪失滋多此言鞭辟近裏我輩此時常懷用世之心正恐不免此病

莊周列禦寇自是達人惜其得少自足道力未充故遂自肆於無用之地然六子當以爲最細論之列亦不逮莊也

孔子稱伯夷曰仁孟子曰清論語稱柳下惠曰直孟子曰和仁與

清合直與和合所以爲聖孔孟評管仲若天壤何也時爲之也孔子時周室曰衰孔子志在尊王仁管仲作春秋之心也孟子時功利薰人孟子欲正人心卑管仲學孔子之心也說本克己錄書法亦六藝之一孔子云游于藝玩物適情亦是求道之一助特專以此爲事如懷素輩則末矣故程子曰書札是儒者事然一向好著亦是喪志

09972

谷簾先生遺書卷三

涇縣潘錫恩校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三

八

